



們尋我做什事？」青衣人道：「小人等奉了相公之命，來請公子到家做些詩文。」許繡虎道：「此時天色晚了，我要回家歇息，明日到你家做罷！」眾人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若請不去，就是連累我們受責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扶擁著而走。許繡虎道：「請做詩文，絕妙好事，我也不好辭。你家相公，端的是誰？若是俗人，我就不去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家相公是個文人，到那裡相見便知。」

說罷，不由許繡虎的腳步做主，各自用手攙扶，卻扶走到一座大樓高峻、房舍連雲，一個大人家的門首。許繡虎見了，心中卻是明白，遂立足道：「著哪個人去報知主人，可出來迎接才是。」眾人道：「晚間不須迎接，且到廳中迎接不遲。」

說罷，又攙扶著許繡虎入到中堂，轉入後廳，又進耳房，又出來道，彎彎曲曲，透透迤迤，一重重，一進進，不知走過了多少廳堂廊廡，然後到一小室中來，已有燈光明照。雖不是精緻書室，卻也有幾幅歪斜詩畫，數卷殘書。再看那廂，有紙帳梅花，竹牀半榻。

許繡虎看了，想主人必是個俗物，我回去罷。遂回過頭要問眾人，早已不知去向。忙尋舊路，走到門邊，竟關鎖得無路可出。不勝惱怒道：「這些奴才，是何緣故將我誘哄到此，意欲何為？」只急得甚是沒法。急了一會道：「來路關鎖，必有後路可出。」

只得走入小室中，要尋後路，將燈四下照著，但見周圍粉牆高有數丈，插翅也不能飛出，急得酒氣全無，暗想道：「請我來做詩文，是文人韻事，怎麼著人這般惡請？我記得先前進來，是個門第人家。今又如此深房邃生將我關禁，難道怕我逃走了不成？」又想道：「著人請我是真。恰好我今日不在家，這幾個家人遇見了我，遂自一徑請來，倘或主人此時已入夢鄉，不便相見，家人們不知道理，怕我走去，我將關閉在此。」

正想未完，忽聽見裡面一眾人聲音。西壁廂開了一扇小門，有十數人點了燈火，簇擁著一個人走來。許繡虎忙抬頭將他觀看，你道這人如何模樣？只見他：

一臉糟粕氣，滿腹勢豪矜。頭上飄巾歪戴，身穿鶴氅披風。一雙近視眼，對面不分你我，兩肩斜彈側，橫行豈識高低。吐語出言，嘴上白沫亂滾；搖頭側頸，週身擺躡輕狂。人人盡道呆公子，個個稱他似丑驢。

這個人跨入門來，見了許繡虎，拍手呵笑道：「果然好個小許！」遂將兩手做了一個手勢道：「竟可以如此這般。怪不得我家令尊日日想他，要將我妹子做個牽頭，要他人贅。」說完，將手籠著兩隻大袖，一頓擺躡。

許繡虎見他出言無狀，大怒喝道：「何物狂奴，作此醜態？」那公子道：「呀呀！小許，我實對你說，誰人不曉得我是來大塚宰的大公子，恩萌世襲錦衣衛，將來做官。你若與我妹子做成了這頭親事，你就在我家，吃我的飯、穿我的衣，我就與你如此，這般，也不叫你為難。」

許繡虎聽了，方曉得就是馮主事說的這頭親事，不肯應允，著人哄來。遂十分惱怒道：「我是文人才子，豈可與你一般見識，快著人送我回去，萬事俱休！若使令尊翁老先生聞知，反為不美！」

公子道：「暫與你個榧子兒吃。我家老官實要招你為婿，你為什麼推三阻四不肯應允？我今日趁我家老官兒不在家中，略施小計著人將你騙到此地，我實對你說吧，快快應承我妹子的親事便罷，若不應承，只叫你來得去不得。你說你是什麼文人才子，難道我來公子六爺不是文人才子？你說你是個才子，你家有幾個元寶在家？料必想不如我家，堆著整千整萬個元寶在家！你若不信，我領你到庫房去看看。你難道不曉得，單才不如實有財的麼？」

許繡虎見他一味胡言，只氣得無法，大喝道：「丑驢！你為妹子招婿，也要人情願。怎麼設計哄人來家，豈不可恥！可笑！」公子也喝道：「你怎敢將人比畜，叫我丑驢！我做公子的人，海量寬宏，不與你計較。又且愛你的標緻，日後還要與你做個龍陽君哩！」許繡虎大怒道：「我是鬻門秀士，你怎敢毀辱斯文！」

公子道：「啐！莫說你是秀才，你不曉得吏部堂上坐的那老官兒是誰？就是我的親親的父親！天下各省大小官員，不知在他手裡降遷謫調了多少，希罕你這樣窮酸餓鬼放屁的秀才！你如今允了親事便罷，再不應承，只消關鎖在此，餓你半年六個月，不怕你不做窮酸餓鬼了。今夜同你說話，覺動了心火，要入內去吃酒，睡婦人了！」說罷，吩咐家人鎖門，遂一哄而去。

許繡虎直氣得手足冰冷，渾身動彈不得。過了半晌，漸漸回過氣來，大罵：「畜生！丑驢！」罵了一會，因想道：「我今被他鎖禁在此，你看四圍一似鐵壁銅牆，怎得出去？豈不將我性命斷送在此！不如等他再來，且應承他妹子親事再處。」又想道：「如何使得！這樣丑驢，怎得有好妹子？我若失口允許，倘或勒逼成親，叫我許繡虎與醜女子作合，如入萬丈污泥，如死的一般，這親事斷斷不可應承！莫若等他再來，一把扭住與他拚命。不怕他不送我回去！」

想定了主意，等了多時，早有人開門出來。只因這番出來的人，有分教：

休言施德無人報，始信今朝恩報恩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